



朱贊平著

鑽洞



中國書畫

洞 鎖



朱 贊 平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包括五个短篇，全是反映工地生活的。其中“清水河边”，描寫一个官僚主义者——工会主席，不了解下情，乱加批評的故事；“小星的父親”，描寫一个鑽探工人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的悲慘遭遇；“鑽洞”，描寫两个鑽探工人为了探明情况，冒險進入一个廢礦井里的故事；“老封師傅”，描寫一个新技術員和老工長的团結过程；“在大孤山上”，描寫特务在工地上的破坏活动和工人們的勇敢斗争。

鑽 洞

朱 贊 平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号 1289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1 7/8 字數 38,000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 定价(6) 0.17 元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289

定价：0.17元

目 次

清水河边.....	1
小星的父親.....	11
鑽洞.....	18
老封師傅.....	27
在大孤山上.....	34
后 記.....	56

CAD 1/1

清水河边

山区工地家屬宿舍廣播站不知从哪里弄到那么些唱片，一到傍晚的时候，只要是播音器一开，歌声就是沒完沒了的。

第三工段的賈大爺，自从去年冬由咱們山区工地把他分配到潘家河現場干活以后，一晃半年多沒和我們哥几个見面。賈大爺今晚來，有不少話要跟我們說；而我們呢，比他想說的話更多。

賈大爺吃完了飯，笑呵呵地用手絹擦着嘴，我也丟下了飯碗，站起身來，急着說：“賈大爺，屋里过热，唱片又吵；咱們到对面小河边去吧！……”賈大爺直起腰，翻身下了地，乐顫顫地將我一推：“好，走吧。”脚后，我弟弟青槐也跟來了。

夏天的傍晚，天空澄清瓦藍，沒有一絲云朵。河兩岸是一片綠蔭蔭的柳樹林，看來樹干并不太高，但蓬头的枝叶却挺茂盛，整个地遮住了河身。有不少人已經來这里乘凉了。就連山区勘探隊的姑娘們，也都挽起了褲脚，坐在河沿的石头上，兩腿放在清水流里，輕聲地哼着歌曲。

賈大爺同我們剛坐下來，一群姑娘們，噁哩叭啦，把腿从水流里抽出來，光着脚丫，順着草地，边跑边嚷：

“賈大爺，你啥时候來的？”

賈大爺笑呵呵地和姑娘們打着招呼。姑娘們圍着賈大爺

坐下來，揚起桃紅色的臉，爭着搶着，一定要賈大爺給她們講故事听。

賈大爺能講故事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当他在我們工地的時候，就經常給我們講“水滸”啦，“三國演義”啦……，說的有情有節，簡直象自己的事一樣。然而，今晚他却皺起了眉头，半笑着說：“嘿，故事老鼻子啦，今个可不能順嘴說。”說說就指起我來，“还是讓大青他們先講講二工段的故事吧……。”

一听這話，姑娘們都泄了气，脚放在草棵上，烏溜溜的眼睛，緊盯着河面上潑起的圈圈的水紋……扭着个臉，似乎不太欢迎。但是賈大爺十分想听，他想从我的話里，了解点我們这兒开展劳动競賽的情况，因此，我还是得講。

当一陣清風掠过柳林之后，我便在清水河边講起故事來。

我說，“我就講講林樹瑞和工会主席的事吧！”哪知，我這句話，將坐在賈大爺身旁的一个胖胖的姑娘驚动了，她扭歪着身子，眨眨眼睛說：

“林樹瑞，不就是你們二工段死落后的林大虎么？”

我也沒有理睬她，望着賈大爺，就繼續地講起來：

“在我們施工小組里，有一个人，在工会白主席的眼睛里，一直是競賽中的落后分子，这个人就是林樹瑞。

“林樹瑞是个复員軍人，脾气有点暴躁，平日看到領導工作中有缺点，动不动就好提个意見，因此，白主席非常討厭他……。偏偏，在我們小組里，提起林樹瑞，沒一个人說他不好的。賈大爺，你記得吧？年初你剛走的時候，山里正落着雪，雪花象撕碎的棉絮一樣，飄飄揚揚地，把我們山腰上的宿舍全都盖住啦。夜里的風，嚶嚶直叫，只要刮在人的臉上，象刀割

一样疼。

“完工以后，大伙躺在冰凉凉的床上，誰也不願意再轉動一下了。尽管雪片从門窗縫刮進屋來，冻得人在被窩里伸不出脖子；尽管大伙躲在被窩里唧噥着：‘……屋里冷的象个冰窖，怎能睡觉？’可是誰也不想鑽出被窩，到山下弄点木柴，將屋里的火爐子生起火來。

“林樹瑞性情爽直，每碰着这样不高兴的事，他就仰起黑紅臉面，大吵大罵：‘看，你們这群小子，淨窮巴巴，偷懶數第一……’他罵我們，誰也不生气，准知他非騰出手去弄木柴不可。果真，林樹瑞顫顫抖抖地，弯着胳膊穿上了衣裳，噴着寒氣，下山了。

“走后，我慢慢撐开了被头，笑着說：‘別看老林嘴头不好，有缺点；可要一提起干活，哪回都在头里。’大伙也跟着我左一句右一句地誇起老林來。

“約莫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林樹瑞回來啦，肩上担着雪花，摟着木柴的十指冻的紫紅紫紅的。他既然抱回來木柴，本應該点火生爐子；可是他不这样做，走过來，順着床号，把我們的腦袋用手挨个拍了一下，气虎虎地說：

“‘起來，生爐子！’

“其实，老林他自己也知道，生个爐子哪里会用得了这么些人？所以要这样，只不过泄泄他的心火。后来，还是他自己动手点着了爐子。

“灯熄啦。屋內黑漆漆地，爐火的紅光，映紅了我們每一个人的臉，大伙都感到温暖極啦！我側身望去，林樹瑞歪着脖子，头枕在叠起的棉褥上，呼嚕呼嚕地早睡熟了。方才他那股

牛脾气，嘴，不用問，早飄散到九霄云外了。我愈想，愈觉得老林是个好同志。……”

賈大爺吸了一口烟，猜摸不清地問：“大青，象这样老实厚道的人，怎能給他扣一頂落后的帽子？”

我說：“听我說啊——

“哪知，老林那天晚上，是憋着一肚子火回來的。这个事，青槐比我知道的詳細。”說着，我望了青槐一眼，青槐便把話接过去了，他皺了皺眉头，說：

“賈大爺，从我当上了工会宣教干事，成天到晚，和自主席忙的顧头不顧尾，累得整天繃着臉，看見下餃子也不乐。有屁大点事，自主席也叫你跑一趟。

“那天夜里，自主席在寫着‘工会在开展先進生產者运动中的宣傳經驗’，筆下感到了缺乏思想內容，便叫我上徐德昌小組里，問問他們为啥能起帶头作用。

“我去啦，徐德昌已睡啦，就把他喊醒問了几句。他迷迷糊糊地說：‘一想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建設，我們勁头就足啦。’人家困的要命，再也問不出啥，我只好把这几句原話，規規矩矩地寫在本子上，回來了。

“路过倉庫門前，我看見林樹瑞擗着腚，冻得哈哈嘶嘶地，在一塊塊撿着被人劈了的爛道木。我剛要和他說話，他急急忙忙地抱起一抱碎木条，抽身就往回跑。

“这时，倉庫管理員，不知从哪里鑽出來，橫眼瞧見了老林，气的他臉色煞白，喊道：‘林大虎，你憑啥劈鋪路的好道木？’老林也沒有服軟，回头就頂了一句：‘你眼睛瞎啦，这是好道木？’說着气虎虎地甩开了管理員，步步登高，走啦。

“我有事，也沒顧得管，便回工會了。白主席看完了我的本子上記的那几句话，喜的他一拍大腿，說：‘好，有思想性！’正在这个節骨眼，管理員也冲進屋來。他半欠着身子，手扶在椅背上，脹紅了臉，說：‘白主席，劈好道木的人抓着啦！’說着还气喘了一陣。

“白主席低着头，迎着淡淡的灯光，正下力寫着总结，可能是熬夜过度了，使他臉黃的象蠟紙一样。白主席平穩地抬起头，問道：‘誰？’

“‘林大虎！’管理員說。

“白主席成天到晚搞典型經驗，忙的把老婆孩子都忘啦，他哪里顧得上管这个事，所以，他只用鼻子一哼：‘我核計也是林大虎么！这样的工人真糟糕。要批評他……’

“我剛要反駁一句，白主席向我一楞眼：‘青槐，你別站着，快進里屋抄总结去。’吓的我把話忘啦，就不声不响地到里屋抄总结了……。”

賈大爺点点头，青槐也把話落了。我望望天色，又接着講下去：“白主席是咱們二工段出名的‘宣傳司令’，先進人物，通过他那个廣播器一喊，美名傳至千里；落后的也只要这么一喊，臭名可就远揚了。

“不順人心的事，單單落在老林的头上。第二天早晨，大伙热呼呼地睡了一宿好覺，吃过飯，上工地去干活。这时在灰蒙蒙的天空里，依然飄落着星星点点的雪花；尖溜溜的西北風，通过光秃秃的樹梢，怒号地橫扫过来。

“我和老林走到工会門前，只見一个臉白白的小伙子，向老林望了一眼，然后喊道：‘哎，別看黑板报啦，林大虎下山

啦！’大伙哄哄地笑开了，直盯着老林，也不怕西北風迷了他們的眼睛。老林不安地轉过头，臉火辣辣地發紅。我挤上去，才知道黑板報上是批評老林，我愈看愈气，恨不得甩起袖口就把它擦掉。可是老林却一声不吱，拖住我走了。

“老林忍住了心里的痛苦，不知从哪里來的勁，扭身進了工会办公室。跟着老林，我也進去啦。老林眼睛睜得大大地，看了白主席一眼，然后朝窗外黑板報一指，問道：‘这是誰寫的？为啥批評我？’

“白主席靠着牆壁，露出一排牙齒，笑着說：‘林樹瑞，看你这个态度？批評沒啥不对的！再說，那篇批評稿，是我告訴管理員親手寫的嘛……’

“我知道老林气头一來，啥話也說不出，就会死挺挺地立着。我着实熬不住啦，冲着白主席說：‘老林是撿的爛道木啊！’白主席向我一揮手：‘你是他的組長，你也有責任！你們倆一溜号，互相包庇！’当时，青槐也在場，看着不过眼，便也說：‘白主席，这是我們工会的錯啊！昨晚我親眼看見，老林是撿的爛道木……’白主席白了他一眼，說：‘青槐，你是工会干部，說話太欠缺考慮啦！这是群众檢舉，沒啥錯头！’接着，白主席倒背了手，拖出一派長長的干部腔，就訓开啦！說我們为啥不向先進組看齐呢？說老林就会在生活問題上提意見，干一点活，就得跟國家討价錢……

“大清早上，算沒交好运。我們倆被批評得头昏眼花，嘴里象吞着沙石一样地磨牙，也不知听完沒听完，就硬着头皮走出來啦。

“來到施工現場，霧气遮着人的眼睛。那攪拌机轟隆隆的

响声和突击队的红旗被风掠的簌簌声连成一片，但是我的心是多么沉闷啊！我手握着锹把，无心挖土。我觉得，白主席做事太片面啦！当领导乱扣落后帽子，那真是让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！我情绪也渐渐低落了。

“老林和我可不一样。他抡起洋镐，就刨土。累的他浑身是汗，直到脱去棉袄，光穿个背心，胸前还汗漉漉地。我总觉得奇怪，主席那样批评他，他怎么一点也不往心里搁呢？……”

“老林，你不气？”当他直起腰来，我才这样问他。老林懂得我的意思，斜着脖子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‘干活也不是为了白主席，是为了国家工业建设。’当时，把我的脸说红啦，发觉我的思想是不对头。

“老林干得过猛，身子累，就抽空点根烟歇歇。”

“我眼见白主席走过来，就捅老林一下：‘起来，主席来啦。’老林向我嚎地一声：‘怎么！咱又不是干面子活，累了歇歇犯法？’正说着，白主席眯缝着眼睛过来了。他站在老林面前，端详半天，咂咂嘴说：‘看，人家干活，你叨根烟卷，成啥体统！要都像你这样，一年能完成两年任务么？’老林心里有底，也不是好声好气地说：‘白主席，你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光看先进，难道别人就落后！……’白主席一扭鼻子，笑笑走啦。”

“当晚，我们干完了活，都回到宿舍里，就不见老林了。我正想找他，就看见装在我们房檐上的大喇叭筒，贴着耳边又响起来：‘……第二施工组林树瑞，不遵守施工纪律，偷懒抽烟，不干活，这不是工人阶级的品质……’”

“我听完之后，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山头，呆了很久。我推开了窗户，望着喇叭筒，心灰意懒地想：工会要

这样不实际的宣傳，我們競賽勁頭怎能起來？……驟然間，在我眼前，似乎橫上一塊開展勞動競賽的絆腳石，怎样才能把它搬掉呢？……

“我正思索着，老林帶着風雪寒氣，一步邁進門來。看得清，他的眼睛因為難過而含着淚水。

“我和同志們望着他，心也難過極啦！當我們想起老林那樣任勞任怨地干活，那樣關懷同志們……，如今被白主席說成滿身缺點，我們的眼圈也紅起來。

“老林為啥這樣難過呢？我們問他，他終於說了。當下班以後，老林樂呵呵地買了瓶60度燒酒，上他大舅嫂家串門。往日里，大舅嫂見他來，總是親親熱熱地；這次老林剛一邁樓梯，大舅嫂迎門出來，半真半假地說：‘樹瑞，你還有臉登門哪？’老林仍然笑着，邊走邊說：‘……我也沒做丟人事……’大舅嫂說：‘哼，二工段，誰不知你林大虎……’老林被說得臉刷地紅過了耳朵，剛扭回身，就又聽見喇叭筒嗷嗷地在批評他，羞的老林趕快離開大舅嫂的紅樓，走回來。

“老林走進山谷小道里，將酒瓶迎空摔在岩石上。他的心里，仿佛有一股怒火在燃燒。後來，他忍着氣去請白主席查明情況。可是白主席昏頭昏腦地說：‘工地人數這麼多，個個都叫查明一下，那還成！你，我是親眼見的！……’

“老林猛地一握拳，向我說：‘大青，我們明個早點起來干活，向先進組挑戰，免得白主席老給扣落后帽子！’

“第二天早上，天還沒亮，我們全組響應老林的號召，提早到工地干活了。大氣沒哈，我們足足下力干了一頭晌。

晌午，我們正在歇晌吃飯，綁在腳手架上的喇叭筒又响

了：

“‘同志們，請注意啦：徐德昌先進小組，為了帶動落后組，他們不辭勞苦，提前上班……’

“我正扒着飯吃，笑的直不起腰來。本來，我不是表明我們提前上班就是好；然而先進小組那時並沒有來，這樣亂表揚，不是笑話么？

“我毫不在意地向工會門前瞥了一眼，却看見徐德昌紅着臉，對着白主席嚷嚷：‘……這是誰給我們寫的表揚稿？本沒這碼事嘛！讓別組听着不笑話嗎？不說我們弄虛作假嗎？白主席，你快給更正吧！……’白主席放穩了身子，責備地說：‘德昌，你謙虛也不是個時候啊！領導拿你們當典型，表揚有啥錯頭？’急的徐德昌滿嘴冒唾沫星子說：‘方才不說過么，本沒這碼事嘛！’

“‘誰說沒這碼事？我親眼見你們早來的。’白主席說。

“‘早來的是大青小組。’徐德昌追上說。

“白主席倒壓下一口氣，眨巴眨巴眼睛說：‘天底下就根本沒這個事，大青組哪天不睡早覺！……’他說到這裡，我看先進組的同志都圍上了白主席，吵吵嚷嚷地說：‘是大青小組早來的，工會硬給我們戴這個高帽，我們也真受不了。’

“白主席一見無言可辯，嚴厲地對着青槐說：‘青槐，你真是一個小官僚主義！你怎么不把事實弄清楚再寫呢？’青槐當時也動氣啦，出口就說：‘白主席，這個事怎能怪我呢？是你說親眼見的嘛……’

“這時，我頭一回看見白主席的臉色不是黃而是有點發灰了。他動了半天嘴唇，也沒有謊出一句適當的話來。然而他的

腦袋，却被眾人澆了一盆冷水，也許已比過去清醒了些……”

我講到这里，在清水河邊的上空，出現了星星，倒映在水面上，象一顆顆的銀珠。那個胖胖的姑娘，向我瞥了一眼，不平地說：“這樣不分是非的官僚主義，我們勘探公司也有！”

賈大爺笑了起來。在笑聲中，看得出，他對這件事情很氣惱。

夜靜了。清水河邊再看不見講故事的人了。

小星的父親

解放以後，一旦有人提起小星在鑽探事業上沒有發展，機長孔師傅就氣憤極啦。偏偏，剛由初中畢業的魯萬春，成天叨咕着：“小星斗大的字認識幾口袋，干這行他怎麼能成？……”

孔師傅很耽心這樣的話讓小星听着，多敗興啊。所以，孔師傅真想把魯萬春兩片嘴唇縫起來，讓人別再聽他的話。然而當小星真的聽見了的時候，他一點也不敗興，在他緊皺而隆起的眉頭之間，透露着一股倔強的神氣。一見他這樣，孔師傅兩只笑眼便眯在一起了。

有人說小星是孔師傅的兒子，孔師傅也不回話，似乎默認了。

在慶祝“國慶”那一天，小星和一個農村姑娘結婚了。在結婚的那天晚，人客來的滿多，將一間房子擠得登登地。大伙送來的雙喜鏡子，掛在牆頭上，被燈光一照，映得滿屋通亮。人們的說笑聲，越來越大了。

有人喊道：“孔師傅，你當老公公的，也該給兒媳婦講幾句啦……”

孔師傅看看大伙，沉悶地低下頭去，沒吱聲，照樣喝起酒來。我真猜不清楚，孔師傅為什麼不高興呢？本來在小星結婚的头一天，他还笑哈哈地對我們說：“小星這個孩子，算是趕上